

EVE'S SEED

夏娃的种子

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

Biology, the Sexe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美] 罗伯特·麦克艾文 著

王祖哲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EVE'S SEED

夏娃的种子

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

Biology, the Sexe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美] 罗伯特·麦克艾文 著

王祖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美）麦克艾文
（McElvaine, R. S.）著；王祖哲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Eve's Seed

ISBN 7-208-05446-0

I. 夏... II. ①麦... ②王... III. 性别差异—研究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661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志钧



世纪文景

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

罗伯特·麦克艾文 著

王祖哲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9.5

插页 2

字数 486,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446-0/K·1084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CONTENTS

中文版序言

①

导 言

⑤

男人的世界

第一章

⑨

90%的自然；90%的教养？

生物学、文化和历

第二章

⑪

过去的（和现在的）我们

人性

第三章

⑬

男人来自纽约；女人来自费城

性别和男人身份的“非女人”定义

第四章

02

失去的乐园

农业以及“历史”的开端

第五章

117

男人贬值，其怒甚于地狱

新石器时期的“反弹”

第六章

130

去播种了

一个创造或创伤历史的隐喻

第七章

147

“一切权力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父”

男性一神教及其后果

第八章

164

“我非母亲所生”

公元前1000年的女人和男人



第九章

197

女人起而复落

从早期基督教时代到中世纪

第十章

222

人类的解放就是女人的解放

在市场世界上的女人和男人

第十一章

245

女人并非孤岛

自造男人之地中的“女性化价值观”

第十二章

262

“我永不满足”

两性与 20 世纪的消费文化

第十三章

293

“我乃非女人；听我吼得有多响”

男性的不安全感、权力欲和战争



第十四章

320

“阳刚” / 市场神话

做女人还是做非女人？

第十五章

341

“我必须成为一个大丈夫”

上世纪后半期的两极化性别错乱

第十六章

373

父辈的恐惧，遗祸至今

古老的性别错误如何继续影响着我們

注释

397



中文版序言

《夏娃的种子》中文版出来了，我甚感欣慰。本书意在从广泛的范围，从原始人类的进化一直到现在，为历史提供一种新解释，我将论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自农业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以来，大约一万年当中，男女之别（真实的、夸张的以及想像的），一直就是第一位的动力。

读者对此书英文原版的接受，着实令人满意。我从无数读者那里，大多数是妇女，但男人也不少，得到了信息，告诉我说，阅读此书，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这书帮助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是以一种新方式运作的，也看清了自己的生活，这有助于他们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

尽管此书在最大可能的比重上是关于历史的，但它的本意却关乎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们的生活。男女在现代文化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一如那些社会本身的形态，受到了本书探究的那种非常漫长的两性历史的深重影响。

本书的内容和分析，既照顾广大读者，也适合于学界中人。在美国，本书的部分论点，已经出现在通俗出版物上（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也出现在学术刊物上（如《高等教育大事记》）。与此相似，在美国、俄罗斯和奥地利，在包括历史、人类学和生物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具有领先地位的学术组织主办的学术会议上，我也宣读了关于本书所涉及的那些论题的论文。我也在感兴趣的读者聚会上，他们并非学人，就本书中的观念发表了多次谈话。

来自各个不同的团体中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本书之中，这可以反映本书所考虑的读者面有多么广泛：历史学家威廉·麦克耐尔（William H. McNeill，芝加哥大学）、乔伊斯·亚普尔拜（Joyce Appleby，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卡尔·德戈勒（Carl Degler，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O. Wil-



son, 哈佛大学) 和保罗·埃尔利希 (Paul Ehrlich,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萨拉·巴拉菲尔·哈尔代 (Sarah Blaffer Hrdy,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世界知名的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女性神话》(The Feminine Mystique) 的作者], 还有犹太拉比 (法师), 通俗作家哈罗德·库什纳 (Harold Kushner) 以及著名滑稽演员乔治·卡林 (George Carlin)。

此书颇难归类。书店永远也不知道该把它放哪儿。有时它在历史部分, 有时在科学、社会科学、生物学、人类学、妇女研究或者宗教部分。它把通常不相联的一些学科联系了起来。它不那么容易被归在任何现存的学科和分类中, 因为它意在把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归总在一起, 以发起一种理解人类经验的新方式。我把这个领域称作“生物学史学”(biohistory)。爱德华·威尔逊, 在美国他或许是一位居于领袖地位的科学家, 在谈到生物学史学时说,《夏娃的种子》开辟了“一个激发生命的新领域”。贝蒂·弗里丹说本书“标志着一场范式转向”。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耐尔把《夏娃的种子》称作“对人类历史的传统看法的一种根本的修正”。

构成生物学史学基础的论点是: 人性是存在的, 要正确分析人类行为, 人性就是分析的起点。采取这种立场是会引起争议的, 在西方和在中国都是如此。在西方, 自从生物学的解释在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早期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滥用了之后, 人性的整个概念就一直蒙受着骂名。正如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解释的那样, 生物学把我们统一了起来, 文化把我们分裂开来。中国的《三字经》说的“性相近, 习相远”是精辟而正确的。人性并不阻止变化, 甚至可以说, 忽视了人性, 我们就无法理解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生物学并非命运, 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人类历史的一幅真实的画面, 生物学也是忽视不得的。我们这个物种, 具有超乎寻常的适应力, 尽管这肯定是真实的, 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动物物种。有鉴于此, 我们就拥有某些先天固有的本性、特性和趋向。文化能以许许多多不同方式, 把这一切模铸成形并导入常轨, 但我们并不游离于自然之外。说人类是生物学的实体(动物), 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生活是没有目的的, 并不意味着不能为道德腾出地方。确实, 道德体系和宗教体系所执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依我看, 就是限制人性的某些部分, 这些部分还没有很好地适应自人类有意图地生产食物的方法发展起来之后人一直生活于



其中的那种社会环境。人性原本是为了使人类适应于在搜集者—狩猎者的小群落里生活的，而在最近的一万年里，我们这个物种一直身在那种环境越来越不同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历史是由各种各样的努力构成的，那些努力意在连结这两者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

正如我在“导言”中说的，我相信，我所讨论的许多关于性别的问题——包括性别分化、嫉妒、误解、隐喻（这都是些形成历史的基本力量）——其论点的重要性，适用于不同的文化。但是，在西方文明之外，我的知识就不足以使我作出关于性别问题表现方式的细致分析。我对中国的知识，往好里说，也是有限的。我在大学修过一门课——“1911年以来的中国”；在1968年，我也通过新华社和其他消息来源，读了不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为的是做完一篇研究论文。我不会说汉语，不认识汉字，也不曾访问过贵国。我访问过的亚洲国家，只有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会为我创造一个机会，到中国走一遭。

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激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讨论我提出的问题。这个译本的读者若能思考一下，我的命题如能很好地适合于中国的环境、历史和现状，此乃我之所愿。我对中国情况一鳞半爪的知识，使我相信，我的命题能够以若干方式适合于中国社会，或许也能够为在中国的性的促动因素和实际情况提供一点儿见解。我将让远比我了解中国的人们，来检验和判断我对历史的解释，在中国语境之下，是不是合用。

我在书中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已经雄霸西方的市场世界观，是一种特别男性化的世界观，它怂恿了新一轮对女人的贬损。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也在朝这个方向奔。由于中国正沿着这条道儿一路走下来，那就有一些危险；要是人们能意识到这些危险，或许还能避免得了。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在书中的一些分析中，发现于这方面有用的东西。

我得到的一些来自中国的报告，强烈地暗示，中国也存在着一个趋势（它的某些方面在近几年更甚于以往），就是以完全与女人相反的方式，来为男人的性别角色下定义。这种定义，即把“真正的男人”看作“非女人”，左右着世界上的多种文化为时已久。这种顽固的主张——两性是对立的、也必须完全是对立的——一直是这个世界许多麻烦的源头。我希望本书的读者，最终能够理解，女权主义并不意味着女人做起事来，从此应该像男人那德性。毋宁是这样：女



权主义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男人所言所行将不被看成完全跟女人的做法对着干，如果这会使另外一些男人把这样的男人看成“没男人味儿”或者“婆婆妈妈的”，男人也应该不再惧怕这种冷嘲热讽。

缺乏安全感的阳刚之气，正如《夏娃的种子》所详细论述的那样，自从远古洪荒之纪，就是男人们一直身陷其中的万千罪恶的最大原因。这一狂暴的力量，它为什么存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把它置于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如果中国读者对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更好些的理解，翻译此书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

罗伯特·麦克艾文

美国密西西比州克林顿市

2003年6月



导言

男人的世界

男人贬值，其怒甚于地狱。

如果一定要把本书复杂的论证归为一句话，那就是这句。我们很快就要把这一点讲个透彻。可是，得首先廓清问题，正是问题引起了探讨，探讨产生了这里的论证和结论。

“生活对女人太不公平”

“生活是不公平的，我们听别人这么说，自己也这么说。但是，这个报告显示的却是，生活对女人太不公平。”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一位官员，在谈到1995年对世界范围的妇女地位问题的一项调查时，是这么说的。^[1]

生活对女人太不公平。

如果这说法在第二个千年即将收尾的时候还是很正确的话，那么它对具有书面证据告诉我们人们是怎么生活的那五个千年肯定也是适用的。尽管还有几个人抱着这样一种信念不放，说是这里或那里还有个小文化，里面的男人不那么霸道，但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尽管男性霸权程度不一，女人对男人的屈从，却是某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正如女权主义人类学家舍瑞·奥特娜（Sherry Ortner）在她1972年的著名论文中所问的：“女性之于男性，不正像自然之于文化吗？”^[2]

可是，为什么？男人本性就霸道吗？情况向来就如此吗？

尽管女人们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得到了不少权益，我们还是疑心，许多男人——还有女人——看到漫长而连续的男性统治史，私下里仍然猜想（或者坚信）女人在生物学上即属低等。尽管在杰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



书《枪炮、细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问世之前,我就完成了大部分研究工作以及本书的写作,但在我读他的书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惊讶地发现,他认为自己对欧洲人后裔所从事的世界霸权的分析之所以必要的主要理由,与我关于为妇女的屈从现象进行恰当的历史解释的必要性,真是不谋而合:

我们必须问个究竟。我们不断看到表现在人们地位中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持久不变的现象。我们坚信,对公元1500年的世界不平等现象所做的那种看似一目了然的生物学解释是错误的,但没人告诉我们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在我们对广泛的历史模式作出一种翔实可信、为人所同意的解释之前,大部分人将一如既往地猜想种族主义性质的生物学解释毕竟是正确的。这似乎就是写作本书最有力的理由。^[3]

与此相似,对另外一种广泛的历史模式所进行的想当然的性别主义性质的生物学解释毕竟也是正确的吧,这样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的不断传播,在我看来,似乎是我着手写作此书的最有力的理由。

作为本书主题的那种广泛的历史模式,我相信,甚至比戴蒙德探讨的那个模式更具根本意义。他旨在为其寻求一种解释的那种广泛的模式,基本上只是在最近的500年才明显建立起来的。而一种性别凌驾于另一种性别之上的模式,却延续了至少5000年之久。

如果问题并不像男人“在本性上就优越”这种说法那么简单,几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就跳了出来:男人在**什么时候**建立起了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控制权?他们是**如何**办成此事的?他们**为什么**热衷于此?最重要的是:女人的屈从对作为整体的社会一直意味着什么?相信女性低劣这一信念是不是一直以若干根本的方式形成了历史本身?

对这些问题的已有答案,五花八门。

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的许多人,在回答为什么女人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个问题的時候,仍然说那不是不公平,因为压制女人的是上帝,那是对夏娃所犯的罪的惩罚。虽然今天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把这一论点当回事儿,那故事本身仍然在本书提出的解释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很快就要对此作出解释。



对男人欺压女人的第二种解释，可以称之为“我们能够”论。^{*}

这说法很简单：男人一直凭借较大的平均块头和体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女人头上。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在 1785 年说出了这种歪理，当时他写道：“较强的性别凌驾于较弱的性别。单是文明本身即为处于自然平等状态中的妇女安排了另外的位置。”^[4] 在回答为什么女人一直受压迫这问题的时候，除了夏娃该受罚的说辞之外，关于男人仅凭畜生般的力气才掌握了统治权，并且男性霸权已经为文明所削弱的说法，或许是最被广泛接受的一个答案。“穴居人”拿着大棒子到处追打女人的头，其做法比他们那些更精致的后裔过分得多，这样一种说法，仍然是大众想法的一个来源。”

这里所作的对为什么生活一直对女人太不公平这问题的解释，要从把“我们能够”论颠倒过来说起。我提出的看法是，断言男性优越，其根本原因却是“我们不能”。男性无能于怀胎和哺育孩子，才使得许多男人觉得不踏实。因为这种相对的无能，许多男人深受其苦，大致上是在潜意识里受这份苦的，此苦或许可名之曰“子宫嫉妒”和“乳房嫉妒”。因此，在声称女人“依其本性”就低劣的同时，许多男人实际上怀有这么一种恐惧：在某些方面，女人，依其本性，实在是优越。男人在这方面无能，也是客观情况使然。许多男人好像和《第 22 条军规》(Catch-22) 中的尤萨林有同感：他们“怎么都成，就是不愿意成为外在情况的牺牲品”。^[5] 这些男人试图“依靠文化”来把女人弄成劣等，并把她们从某些领域中排挤出去。

为了补偿男人不能做的事，他们就告诉女人说，她们或许也不能做另外一些事。

怀孕、生子、养育，向来总是构成“无男人地带”。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在历史上，在各种文化中，男人们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无女人地带”：战争、政治、神

* 我如此名之，是取自 1975 年的一部电影《斯德福特的妻子们》(The Stepford Wives)中的一句台词。当剧中人物迪兹被问到为什么斯德福特地方的男人们宁肯用奴性十足的人造妻子来代替真人妻子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回答的。

** 19 世纪晚期，出现了跟这种关于男性霸道相反的图画。它今天仍然出现于某些领域中。约翰·雅可布·巴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假定了一个母系氏族制的“史前”阶段。他们的部分观点被一个世纪后那些宁肯以假作真的女权主义者所采纳。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人类学家玛丽亚·金布塔斯坚持说，一种围绕着“母亲神”(Mother Goddess)崇拜的和平、平等的社会，兴盛于在新石器时期的欧洲，但被来自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奉行父权制的好战的游牧男性消灭。瑞安·伊斯勒(Riane Eisler)在她 1987 年的书中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把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更加荒唐的极端。



职、商业、男人俱乐部，诸如此类。在不同的文化中，女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从这些活动中被排挤了出去；但某种形式的排挤，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找得到。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这种排挤行为的根本动机，在一位美国天主教主教在 1992 年的讲话中有惊人的表现：“女人不可能当牧师，就跟我可能生孩子一样。”^[6]

在生殖和养育后代这个重要领域中，由于男人无法与女人较劲，他们在评价人类行为和成就的时候，通常设法避免建立单一标准。他们对“男人气质”另有说法，其基础是与“女人气质”的虚伪的对立。在许多文化中，一个“真正的男人”一直被看作“非女人”（notawoman）。

虽然男性对自身低劣的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坚持两性是“对立的”，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出发点，来探讨女人何以一直受压制，以及由这种压制带来的更广泛的后果；但这刚刚是个开头。这种对立因素一直是存在的，虽然由于其他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力也程度不一。我们正是要在那些变化着的环境（即历史）中寻求关于女人遭到压制的原因、方式和时间，以及性别是如何造就历史的这样一些问题的更加完整的答案。

作为原初史的进化过程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一个巨大的错误一直粗暴地扭曲着我们的历史观：在关于人类经历的记录中，我们这个物种的一半，被隐而不提。把女人从历史中排挤出去，实际上是男人设立私人领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女人不许涉足这个领地：**你能生宝宝，我们不能；但是，你或许不能进入只为我们设立的这个俱乐部——我们称之为历史。**

为了纠正这种对往昔的巨大误读，历史学家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女人从权位上遭到排挤，决不意味着她们对历史的形成没有影响力，决不意味着她们仅仅是受男人操纵的无助的物件。）但是，出于扩展我们的历史视野的需要，这仅仅是第一步。

虽然对我们前头的时代的理解，有助于把女人复位于历史；但是另外两个联系密切的错误，却继续阻止我们正确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即对人性的轻视，以及对“史前史”的轻视。正是这两个轻视，才使我们对为什么女人被压迫了这么久以及性别如何形成了历史这样的问题；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需要和如下这一观念进行斗争：人们接受的性别等级制度



的基础，是生物学上的优越与低劣。

有两种研究模式，近年来已经深化了我们的理解，但各自还处于分离状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彼此之间还有敌意），这本书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历史（尤其是女人的历史），以及出现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内并且被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纳的新达尔文主义观点。^{*}非常晚近的一些研究工作已经表明：人类进化为我们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先天本性（人性），这些本性是被“设计”出来的，以使我们的祖先适合于他们所在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大大不同于我们大部分人如今生活于其中的环境。

但是，有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些论点中是见不到的：**历史**。从进化一下子就跳到了现代的人类经验，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忽视了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步骤。这些步骤发生在这样一个阶段中：人类导致的一些变化首先创造出了一个社会环境，而人类的生物基因程序对这个新环境还不是适应得很好。这一阶段，包括非常关键的 5000 年的“史前史”。这个史前史，我们将很快看到，被历史学家照老规矩暗里克扣了不少，一如他们对约定意义的 5000 年历史中的大部分也克扣了不少。这个裂口——最近的十个千年——正是本书着手要填平的。

如果说经过修补的进化论科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忽略了历史的话，那么历史学家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忽略了进化。长期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连同大部分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一听到有人暗示人类可能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就惊慌失措。

自从洛克的时代，由于受了许多学术圈子一直奉为主臬的一个信念的误导，说人类在出生的时候是一块白板，这白板在人出生之后完全被个人经验所造就，也由于受了与之相当的现代说法的误导，即相信完全的文化决定论，因此，一般而言，我们一直忽视了人类生物学。今天有许多人，一听到有人提到“人性”，就惊恐莫名，担心一旦他们承认人性是可能存在的，就会被当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

^{*}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进化女权主义者，其中有萨拉·布拉菲尔·哈尔代、帕特里西亚·阿戴尔·葛瓦蒂以及巴巴拉·斯穆茨。[Sarah Blaffer Hrdy, *The Woman That Never Evolv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tricia Adair Gowaty, ed., *Feminism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New York: Chapman & Hall, 1997); and Barbara Smuts,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Patriarchy." *Human Nature*, vol. 6 (1995). pp. 1-32; Sarah Blaffer Hrdy, *Mother Nature: A History of Mothers, Infants, and Natural Selection* (New York: Pantheon, 1999)]. 但是，这些女人的发现和观念还没有给史学家和多数更传统的女权主义者留下印象。

遭到猛烈的批评——甚至更糟呢。近些年来，理查德·赫恩斯坦 (Richard Herrnstein) 和查尔斯·穆瑞 (Charles Murray) 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 (1944 年)^[7]一书中的种族主义观念，以及兰迪·索恩希尔 (Randy Thornhill) 与克莱格·帕尔默 (Craig Palmer) 在《强奸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Rape) (2000 年) 中所提出的论点，即强奸是进化所选择的一种行为，已经提醒我们，貌似生物学的研究，正在走向何处。^[8]但是，表明我们在出生的时候事实上并非白板 (白板完全是后来的文化造就的) 的真正的科学证据，已经变得势不可挡。历史学家和一般公众能够担负得起因为忽视有效的科学发现而要付出的代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有些研究者已经滥用了这类研究，得出了可恶的结论。我们断不能再把达尔文主义的婴儿跟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洗澡水一块儿倒掉。^[9]我们必须努力把新达尔文主义进化生物学和历史学融合起来，以形成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经历：**生物学史学 (biohistory)**。

我相信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 名为**一致性 (consilience)**的那种知识统一性：即不同的学科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互相交叉，并且“在本质上只有一个种类的解释。”^[10]本书试图做出贡献，通过把生物学 (以及另外几门学科) 和历史结合起来，开始把历史和其他知识分支融合起来，以得出与赫恩斯坦和穆瑞、索恩希尔和帕尔默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的结论大不相同的结论。

我利用生物学来强化我们理解历史的方法，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截然不同。有一种不可相信的信条认为，自然选择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认为我们应该 (我们真的必须) 用那种缺乏恻隐之心的兽性和惨烈的竞争作为构造社会的模型。我的立场是：自然选择和自然选择产生的人性是需要得到理解的，这样我们才能设计出一些方法，把我们的先天本性引导到我们所选择的、建筑在我们自己的道德决定的基础之上的渠道中来。否认自然选择在把我们造就成这个样子的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那是愚蠢的。作为人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跟这种理论争吵，而是要想像出“事物应该是怎样的样式”，并且运用关于自然选择如何把我们造就成这个样子的知识，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趋近于那种想像。人性的进化必须被看作**原初史学 (protohistory)**，即最早的历史，或者说，后来的历史的起点。

任何人，若以开放的头脑 (不应该把开放的头脑和白板说混为一谈) 严肃地面对现代生物学的发现，都不可能怀疑存在人性这么一种东西。我们远古的祖先，在生物学上已经适应了搜集者—狩猎者 (collector-hunters) 的小团体之内